

四重出體--冠廷師兄之逐字稿（三校）

這是佛有說法與無說法的那段資料.. 後來感覺這是四重出體的同一段所以就一起輸入了^^

[02]43:11 講義一

七、明論宗體，造論所由[唯識二十論述記]

一、初辨宗者。

第一個是辨別本論的宗旨。

所明唯識，唯識為宗，離自所明更無宗故。

所明唯識：就是說世親菩薩呢，造作本論就是要說明"諸法唯識"的道理，

唯識為宗：所以本論呢一以顯揚唯識的教理為宗旨，是"唯識為宗"，

離自所明更無宗故。離開了本論、自論所明的唯識理趣，就沒有別的宗旨，所以是"唯識為宗"。

二、次辨體者。

第二個就是辯論本論的體性。

體有四種，如餘處說。

這個佛經的體性呢一可以從四個角度來討論這個佛經的體性，那麼一般就稱為"四重出體"；所有的經典呢，所有的佛經、還有論典呢在辨別體性的時候呢一都可以用這個四重出體來討論它的體性。

那麼第一重呢叫作：攝相歸性，真如為體。

一切的經論，雖然裡頭內容都不一樣，但是所顯現的~ 都是在現象界個別不同的體相，而所有的現象呢一不離真如體性，所以統攝所有的現象都以真如為體。譬如這個說金剛經、阿彌陀經還有本論的內容都不一樣，所以呢一因為內容不一樣，所以每一部經論都有它自己的體相，也有自己的作用，可是這些經論呢一都不離真如，所以這些經論都是以真如實性為體性。啊這邊是用"不離"~不是說"就是"，要注意這件，這個是攝相歸性，真如為體。

第二個、攝境歸識，以心為體。

唯識呢一將一切的外境呢一都歸攝於心識的顯現，那麼一切經論呢一都是境，經論都是外境，那麼都是心所變現的，所以所有的經論都是以心為體性，所以本論呢一也是如此，以心為體性。

三、攝假歸實，以聲為體。

一切的經論呢都是由不同的名句文所構成的，那麼什麼是名句文呢—名句文就是依者聲音的屈曲高低而假安立的，所以呢—名句文都是依聲音的分位所安立的假法，我們說的這些文字、這些名、這些句子，都是依者聲音才會有，沒有聲音就沒有名句文，所以名句文呢—是假法，是依聲音的分位安立的假法，那麼聲音是屬於色蘊的實法(聲音是屬於色蘊)，從攝假歸實的角度說呢—經論是以聲為體性，這個是依經論最初呢—佛講的經論呢，都依口傳而論，是以什麼—佛講的聲音為主，那麼後來呢，後人把這個經論呢—以文字來書寫的時候呢，那麼經論就以什麼？就以色法為體性，所以本論呢—它也是以聲為體性，也可以說以色為體性，看你是念這個本論的時候呢—它就是以聲為體性，你看他印出來的書，那麼就是以色法為體性。攝假歸實，以聲為體。

47：28 第四項、性相別論，即有二種。

"性"就是指色、聲等實法，他是有實體性的法，阿賴耶識中的種子變現的~ 有實體性的法；

"相"呢，就是指名句文等—假法。這個假法呢，名句文的形相呢，它有作用，雖然是假法，但是它有作用，所以又稱為"用"。那麼現在從經論的實法的體性，從這個聲音跟這個印出來的文字呢，與假法的相用，這兩種不同的角度來分析經論的體性呢，稱為"性相別論"。把它分開—假法跟實法分開，前面攝假歸實~合一了，這邊是把他分開；那麼這裡頭又有兩種：一種是增上緣，另一種是親因緣。所以下面講

一增上緣;許佛說法，以佛無漏聲名句等，為其教體。

佛不說法，大定智悲，為其教體。（這個講法還不容易..）

第一個增上緣，第一種是從什麼呢—從說法者這邊來分別本論的教體。說法者是聽法者的增上緣，那麼對於佛來這個世間來弘法，在佛教界中呢，有兩種主張：一種主張是佛來世間呢：是佛有說法；一種主張是：佛無說法。那麼怎麼講呢？

先解釋：什麼叫佛無說法？

他們認為呢：佛在因地修菩薩行的時候呢，曾經發願要度化有情，那麼依照這個願力，所以等到他成佛了以後呢，雖然佛不說法，佛現在已經在大涅槃中—不說法，但是依照佛的本願力，還有所要度化有情他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善根力，這兩種力量為增上緣，那麼有這兩種力量成增上緣呢，就在有情自己的意識上面能夠生起能詮的文與所詮的義，所以我們所聽的這個講法這些東西，是我們自己的意識所變現出來的，假名為"佛有為有情說法"，佛還是在他的大涅槃中。(ok)但是呢，因為這兩種力量：佛的本願力跟有情的善根力呢，那麼有情的自識，它的因

緣成熟的時候呢，它就能變現能詮的文跟所詮的義，那麼假說呢—佛有為有情說法，那麼實在呢—佛是在他的大定、大智、大悲之中，他無法可說，無有一法可說。所以這個是佛無說法的主張。

那麼第二種主張：佛有說法，那麼這一類的人認為"佛無說法"是密意的不了義的講法，所謂佛無說法是什麼意思呢，他用了八項來解釋佛無說法的意思：

第一個、諸佛的自性法身唯是真如，真如是離體，不是"用"，所以依者自性法身來說—佛是沒有說法的。啊—離體不能說法，說法的是"用"，所以說"佛無說法"的是依者佛的自性法身而說他沒有說法。

第二個、是約佛的自受用身，佛的自受用身這種境界呢—唯佛能知、為佛所知，只有佛才了解這種境界，其他的有情是不能了解的，所以說"佛無說法"。因為什麼—他在這種境界當中我們根本不可能了解他的境界—所以佛無說法。

第三、諸佛所說法無有差異，由此假說佛無說法。就是什麼—佛無說法的意思就是：佛"無差異"說法的意思。那麼—這樣說佛無說法。

第四個、是說佛所說的法的言詞，是個聲音，或者言詞，是什麼—是諸法寂滅相，所以依著這個諸法寂滅相說"佛無說法"。

第五個、是約圓成實性，圓成實性是什麼呢—是離言法性，那麼因為圓成實性是離言法性呢—所以呢~"佛無說法"。因為佛者：諸法如義，佛就是諸法如，就是圓成實性，它是離言法性，所以沒有說法。

第六個是約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是什麼—是虛幻法，它不是真實有的，所以說"佛無說法"的意思是什麼：佛沒有真實有說法—是虛幻說法！他沒有真實的說法。

第七個是約遍計所執，遍計所執性是什麼—沒有體相，既然沒有體相所以佛無說法。

第八個約佛所說呢—佛說法只是聽法者的增上緣，也就是聽法者的什麼—疏所緣緣，不是聽法者的親因緣，所以就"親因緣"來講：佛"無說法"。他只是疏所緣緣、他並不是親因緣，所以他沒有說法。

所以說—這個是佛無說法，這是不了義說；但是呢~ 真正呢—佛的他受用身，跟佛的變化身，他是有為有情說法，所以呢—佛有說法。這個是主張佛有說法。

53：33 許佛說法，以佛無漏聲名句等，為其教體。

那麼如果依佛有說法的這種主張來解釋呢：佛說法的時候呢—佛的無漏的聲音，跟聲音所詮表的名句文，是教法的自體，那麼對聞法者來說呢—這個是增上緣、是疏所緣緣。

佛不說法，大定智悲，為其教體。

那麼如果依照"佛無說法"的這個主張來說呢：那麼—佛體的大定、大智、大悲是法教的體性，因為呢—有情的自識上要變現能詮的文跟所詮的義呢，要依者佛的本願力跟有情自己的善根力，那麼佛的本願力呢—來自佛的大定、大智、大悲之中，所以他是以這個為教體。這是以增上緣來講。

二親因緣；隨佛說不說，皆於能聽者，耳意識上所變聲等，為其教體。

二親因緣，第二種是從聽法者自己心識的種子生起現行來分別本論的教體。所以從親因緣這個角度來分別。

隨佛說不說：不論是佛有說法的主張，或者是佛無說法的主張，在說法者這邊呢—都是增上緣。

皆於能聽者：能聽者呢—是依說法者做增上緣，然後呢—這個聽法的人~自識的種子為親因緣。

耳意識上所變聲等：聽法者依說法者所變的聲等—實法，及聲的分位假立的名句文等假法—做增上緣，也就是疏所緣緣，而引發聽法者自己的耳識、跟耳識的同緣意識變現聲(變現聲)，及不同緣意識變現名句文等為親所緣緣，所以聽法者的耳識與意識都是自己種子為親因緣所變現的。

為其教體：這是聽法者變的教體。所以這個聲呢—是屬於現量，所以這個時候耳識跟同緣的意識緣這個現量的聲，那麼呢—緣這個名句文，這耳識是不能緣名句文的，所以是不同緣的意識，跟耳識是不

同緣的意識呢—它聽了這個聲音以後呢，它變現名句文等為親所緣緣。那麼以上呢—是講的一般佛經我們講的"四重出體"是這個意思。那麼現在看本論屬於..是怎麼樣。

56:38 今論之本，謂即佛經，故出體者，應如經說。

今論之本，謂即佛經：唯識二十論呢—是依據佛經來造論的，所以以佛經為根本。故出體者，應如經說：所以呢要說本論的體性呢，就可以像分別佛經的體性一樣，依照上述的四重出體來分別本論的體性，那麼怎麼分別呢—

然造論主，唯有說法，為增上緣，令聞者變，總合疏親所緣緣為論，皆以聲名句文為體。

這個四重出體的前三重出體：攝相歸性，真如為體。攝境歸識，以心為體。攝假歸實，以聲為體。本論跟其餘的經論是相同的，但是第四重的出體不同。第四重出體是性相別論出體，本論只跟其中一種說法：就是佛有說法相同，為什麼呢？

然造論主，唯有說法：造論主是世親菩薩，不是佛，那麼世親菩薩呢—他沒有成就佛的大定、大智、大悲，所以呢—世親菩薩說法呢~ 不合於"佛無說法"這一項，因為他沒有那個能力；世親菩薩確實有造論說法的事實，所以符合於"佛有說法"這一項，

為增上緣：那麼世親菩薩說法呢—就由世親菩薩心識所變的"聲"跟"名句文"為增上緣，也就是疏所緣緣，

令聞者變：這個聞者就是聽法者，聽法者就是藉世親菩薩所變的"聲"跟"名句文"為增上緣，而聽法者自己內識的種子為親因緣，由耳識及耳識的同緣意識變現"聲"、由不同緣意識變現"名句文"，這個是聽法者的親所緣緣，所以說令聞者變，

總合疏親所緣緣為論：疏所緣緣就是世親說法為增上緣是以聲、名句文為體性，親所緣緣是聽法者這邊呢—他自己內識種子所變的聲、名句文，所以總合這個疏所緣緣跟親所緣緣來討論呢—皆以聲名句文為體。那麼這兩種所緣緣都是以聲跟名句文為體性，所以本論呢~ 在性相別論這一重呢—是以聲名句文為體性的，這樣解釋。

***1:28:23 處有簡白舉例解釋 疏所緣緣、親所緣緣、增上緣、親因緣